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此卷著

扶一

大鑒下第十七世
徑山大慧杲禪師法嗣九十四人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頴禪師
西禪指需禪師 扶一 東禪思岳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華藏宗演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大鴻法寶禪師
玉泉晏懿禪師 萬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璣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雲岩了性禪師 蒋山善直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大鴻景暉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雪峯蘊聞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竹原宗元菴主
近禮侍者 淨居尼妙然禪師
資寧尼妙然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泰國夫人計氏 門司黃彦節居士
祖麟道者 径山了明禪師已上三十
見錄
花藥繼明禪師 清涼殊禪師
時覺子文禪師 大雲頴禪師
龍王自隱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岳麓梵禪師
趙宗道人
洛浦相禪師
伊山冲密禪師
象田德禪師
龍牙信禪師
光孝林禪師
九鼎法生
鄭昂居士
大悲圓禪師
華嚴覺印禪師
慶成冲禪師

南華曰禪師
大滿惠仰禪師
徑山祖慶禪師
祥符如本禪師
象田信禪師
岳侍者
雲臥曉瑩禪師
黃文昌編脩
徑山有才禪師
雪峯慧然禪師
福嚴了賢禪師
報恩崇海禪師

光孝祖彥禪師
博山能禪師
蔣山莘詮禪師
黑水晏振禪師
法濟僧鴻禪師
舟峯慶老禪師
水陸野菴和尚
玉泉道成禪師
興王如治禪師
法宏首座
光孝立禪師

萬福妙熙禪師
石門仁禪師
蔣山恩禪師
光孝圓禪師
秀峯南禪師
報恩行禪師
萬福普仁禪師
大滿如晦禪師
明招觀禪師
從慶慶禪師
石泉詠禪師
明昭微禪師

大明廣容禪師

昭覺祖明禪師

正法秀禪師

仰山圓禪師

正煥首座

閻西尼真如已上六十

徑山果樟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
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住幽巖文慧禪師

圓頂猶喜閱群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
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頤謁圓悟禪師於
雲居次參黃檗祥高菴悟機語皆契以淮楚
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曰往從之慧謂
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
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撲不恁

麼來時如何勞脊便打從敦偏界分身慧曰
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
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
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日記海印
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趁
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
三

之師對已慧唉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
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
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
處撲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
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
疑者慧曰祗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

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菴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寂痺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湏是死一廻始得師趁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匙道持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過故告衆曰龜毛拈得唉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贖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掣起湏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臘

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愁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一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取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因曰周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岳千峯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江州東林正菴道類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泊悟還蜀渴依妙喜仍

以書致喜曰頽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
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
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
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
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
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
熟
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
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
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知處
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鷄鳩語
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
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妄尾上

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
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蹕跳上三十三天
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捧雨似盆傾
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
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湏
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
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令各入
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
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
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眾無門之門作麼生
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
宵已過化主出門六辟比丘各從其類此衆

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
矣麒麟不爲瑞鷺鷥不爲榮來秀兩岐禾登
九穗總不消得但頑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
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
俯仰隨時筋籠不亂撓匙老鼠不咬詬算山
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扶一

五

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
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
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
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西湖蓮錢漏燒燈盡
柴生滿窟烟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
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

叢林旃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一人為
主兩人為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
義若羅刹見行魔業侵我游耶以卒歲僧
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指不成盡不
就曰李陵雖好手筆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
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
喏喏師曰棍無檣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
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
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
幼婦外孫墓曰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
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
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

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許仙得仙僧呵
呵大咷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
進士有聲年二十五日讀遺教經忽曰幾為
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覲迎在期師乃絕
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
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為比丘一錫
湖湘徧叅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巖峯
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
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曰緣時妙喜菴
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菴主手跋與
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

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為諸徒入室師隨喜焉
妙喜舉僧問為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詣之曰你見解如此敢
妄為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
處排為邪鮮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
之所得既為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然
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
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菴
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
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
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堅亞摩醯
眼肘後斜縣奪命符瞎却眼却符趙州東

壁掛葫蘆於是聲名喧動梵林住後上堂曰
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
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
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
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岩頭
大師向堯峰頂上擊風鼓浪號弄神變腳跟

漱漱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
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
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
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
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七諦聽師曰諦聽即不
無切忌喚鍾作響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
衫重七斤聾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
是韓光作莫把宵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云二
十五日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
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
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連相慶賀物外
閑人納被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

蠻子說一切法牆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
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
輒出三箇木盆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所
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
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
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
慚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
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乘蹠萬言無
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
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
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潑跳

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溫相濡以沫慚愧菩薩
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
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
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
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
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
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
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
蓋似地普孽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
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
大小岳上座口似櫟盤今日爲這問話僧講
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亞却

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踰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知道泗洲大聖在洪洲打坐十宇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簪席帽福州西禪此菴守淨禪師本州人上堂談玄說妙撒尿撒尿行棒行喝將益止渴立主立賓華肇宗乘設或捲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

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

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瀆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鎧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

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

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躍拈三尺劍休
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
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
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
堯舜不知名渾家不啻興亡事偏愛和雲占
洞連上堂聞却口時時說裁却舌無間歇無

扶

九

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眉既是奇絕為甚
麼却成眼中眉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
亦湏呵上堂佛祖頂額上有撥天大路未遠
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邊護一
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羅就座南
堂和尚白袍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

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辭來
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
尊傳金闕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
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若如迦
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
橫古路曰極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
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之光金地
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連際柄
輕比路傍蒿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
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露千萬里那堪
於此未知休說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藉不
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即弱曰何得埋兵掉鬪師曰抵為閻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

向師曰柳葉橫槍

連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菴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岩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此若

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

持一

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頃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駁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頓首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懷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相

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湏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巴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頽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

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
扶土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覽正興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鉗却教人理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磨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

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目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違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省後謁月菴果應菴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

材鱗集師亦與馬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籠則觸不喚作竹籠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辯主師曰中峯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連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自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息大難酬搃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不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

門兩扇關上堂七手八腳三頭兩面耳聰不聞眼覲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盤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

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
留宿內觀堂奉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麻塔全身於鄧峯東庵

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舉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湏買草鞋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驥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

堂舉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
忘境急回首無地無誰轉步歸佛不是心亦
非觀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
撈撈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麼復曰
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
底人雖然入得未為真百尺竿頭湏進步十

熱一

二

方世界現全身大慈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
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
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湏
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
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枝雙放執辯端倪直饒
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

為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
舉竹篦詰令天童納歎缺諸人要知麼聽取
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
濟浩然懵底如何掉觜大慧嘗舉靈雲悟桃
花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渙翁良
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師
自贊曰起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胷中一點無
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
塔于本山

大滿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篦則
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湏師子敵人莫學鼈
儼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肺下鐵崑崙捉

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来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本郡林氏父休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棹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

泉為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柱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折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柱杖子但喚作柱杖子行但行坐但坐捺不得動著慧曰我不是雲門老人特虛空劍窟寵嘉拈柱杖曰柱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柱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柱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柱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

風卒未休。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
爲衆拈出師登座。叙謝畢。舉前話曰。適來
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潔病鳥。棲
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
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覺菩薩卓一下。曰。向
這裏百難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

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
動。退一步。則草匯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
從何處來。

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
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吟忽爾頓悟。後三日
妙喜歸自郡城。師趁丈室。足躉越閭。未及吐
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四方是徹頭也。住後上
堂。高揖。擇迎。拜彌勒者與三十柱杖。何故
爲他抵會。步步登高。不會後空放下東家牽

一
饒州萬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
參侍妙喜至泉州。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

犁西家械犯者與三十柱杖何故為他祇會
泛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
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
出湏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
老鷗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
杜口於毗耶湏苦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

眎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溜漢無端將
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
短一時花聳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
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
免見迺相鉢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

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
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
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
箇時節暮拈柱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
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
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蓮璨禪師福州人幼同玉
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
寧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
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你道
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
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

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
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回慧室中問僧曰德
山見僧入門便棒林際見僧入門便喝雪峯
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
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
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割僧擬議慧便喝

共一

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
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
慧於雲門菴夜坐次暗僧剔燈始徹證有偈
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
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

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慈以偈贈之曰萬仞
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饌餐渴飲渾
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
仁上堂有佛慶不得住踏著秤鉢硬似鐵無
佛慶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
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

桃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綉鞋卓
柱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寶頭禪不在尖新
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真州靈岩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
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僧羅相作女人拜
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

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
未有喫靈岩拄杖分敢問大眾且道為人節
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恁麼自從春色來嵩少
三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
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

扶一

搭上肩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
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
十萬餘僧間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
爭裹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
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
纏露鼎師曰牡丹花下睡猫兒

上

建康府蒋山一菴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
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
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
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
甚湖北人着鍼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
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

世人入鼻孔遠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聳立
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
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為分外若向諸佛
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
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
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

歷歷留陳丞相後卿會諸山茶話次舉
御御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

奇語取奉師寂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潭
身只打頭陳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
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

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
曰甜瓜撒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滿了菴景草禪師筠州人上堂雲門
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精滿江山隔峻
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椎咲打壓空鼓鑼
起橋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

握拳當臂間云畢竟何宗旨咄少室峯前
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菴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
門撥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
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
在喝一喝下座

共一

太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舉
女子出家詣人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
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
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
示衆云旃檀林旃檀園繞師子叢林師子

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
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
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
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虔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
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
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
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
上挿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
說話廝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
聞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
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

瀾左蟲無風浪起曰體又如何刮師曰十八
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
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竅菴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
雄山下虎南山鶯鼻地等閑撞著抱賞歸家
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

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敲大地不容針十
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
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斷
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
堂振鬚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
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

綱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曰底麼也好出來
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寢窯其或未
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達寧府竺原宗元菴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
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敷院迎
之不就歸舊里結茅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

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
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着隱在這裏開箇鎖
了便見自家草叢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
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
楔解粘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着楔加錠加
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

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
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又手向我背後立地
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
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
尊師乃曰見惟不惟其惟自壞垂語云這一
些子恰如撞着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
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嘿究竹籃話
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
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
時剥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
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

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韻倒嶽之機納僧門下一點用不着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

利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眾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內通箇消息語嘿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詮說不及處偏周沙界通身是眼覲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

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不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跑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幾時如何師曰未局已前

墮坑落漚

平江府資壽尼無着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綠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薬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璣隨至方丈曰某理

一

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蘇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嚙哩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嚙哩婆訶慧舉似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

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

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菴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菴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誼祖令

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攬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無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

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偏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共云曰日是好日師曰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後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贊叫屈山僧今

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着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偏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
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

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
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
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
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
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

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
趙州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
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
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為甚麼某無箇入處清
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
對清後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
卷三

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
廁以柏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
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
麼時誰看得嶺頭腳痛有玄沙眉明謁法印
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心就明靜菴供雲水
主僧惟尚禪師繞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

頗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秋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詰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因措公毆之頑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歎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至盤遶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舊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菴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祗

對僧凶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累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既慧報謁公見但寒喧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闡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閻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閻守居陁西首忽墮地公聞須領深省頭不動軒辟曰

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伍伯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往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衣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遁至興聯舟刺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領下侍舅氏歸新淦出扶一

曰會大慧單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審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今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

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脩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慕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其年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閑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蟲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蠅膠粘着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連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

這驅猶自在傍邊_公^{舊作}設心六度不為子孫
計曰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繙
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
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
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
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
扶一
異一座繞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
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
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
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與汝
拂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
鶴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
慧排默照為邪禪疑惑相半及見慧示衆舉
趙州連柏語曰連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
打破趙州閑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
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
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答決曰某
近扣等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
暗鉢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壤
紫行草棘中適自繩繞一笑頓釋所疑欣
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
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

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
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
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
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
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
三一事無違順隨緣即應不留胃中二宿習
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
茫然時復嘵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
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
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
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
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
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
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菴
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
扶一慧以竹箇便打公無對遂留客參一日慧謂
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囉地斷方敵得
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
平慨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
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
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葛慧即

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纏與人天爲

軋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
喝下疑情頓脫慈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籠
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階下曰是甚
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

得曾作臘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

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屢屏去紛華常蔬
食習有爲法目大慧遺謙禪者致問其子魏
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
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
無佛性及竹籠子話祇是不得不下語不得思

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詰
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
歸真親書入道槩畧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
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
伏一
廿七

回新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妙喜果會中龍象叢林
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
必眾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
以為衲在不測師爲荷枷以行間閑辛苦未
曾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

二三百人果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榜杖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為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果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果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為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於袖中至室中先預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何弄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見

即驛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即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為之一嗟每語師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贊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勞之久舉令出世舒州之授子先是授子諸庄牛遭疾疫死斃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頑力化二百隻牛以寶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跡還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來供施及餕大眾洎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覩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

安派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
喝下鐵圓山倒支後奉詔住徑山道望愈著
先是楊和王宴一異僧長大蟠腹緩行言欲
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師忽扶
屨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
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宴中見者無異遍呼其

共一

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
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為徑山供
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曰令辦齋
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鬨然傳言和
王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
和王入朝上為言聞御捨蘇州一庄施徑山

共二

朕當為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
徑山請師入城而師二日前先已遷化矣題
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
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始善終斯為
究竟和王即以庄隸本山此庄歲出十萬犁
牛舟車鮮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

至今蒙其利師於縉素有大回緣所在施供
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淵兩湖皆號之
為布袋和尚再出焉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第

扶一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